

叢書集成續編



叢書集成續編

第 131 冊
集部
上海書店



第一三一冊目錄

集部

別集類

孫太史稿二卷	清·孫希旦撰	(永嘉)	一	
菴竹堂詩存一卷	清·余萃文撰	(雲南)	八一	
章實齋文鈔四卷	清·章學誠撰	(古學)	九三	
瑤峰集二卷附錄一卷	清·王爾烈撰	金毓黻輯	(遼海)	一二三
錢南園先生遺集八卷補遺一卷	清·錢澧撰	豐撰	(雲南)	一三九
西阿先生詩鈔三卷九峰園會詩一卷附漱芳亭詩鈔一卷	清·谷際岐撰	袁彌渡撰附	(雲南)	二八三
惺齋詩課一卷	清·永瑤撰	(百爵)	三一五	
丁亥詩鈔一卷	清·王念孫撰	(雪堂)	三二七	
七招一卷	清·洪亮吉撰	(昭代)	三三一	
東井文鈔二卷	清·黃定文撰	(四明)	三三七	

寄庵詩文鈔三十三卷	清·劉大紳撰	(雲南)	三八三
蕉雲遺詩一卷	清·湯朝撰	(乙亥)	八九五
傳書樓詩稿一卷	清·汪金順撰	(荔牆)	八九九
暢谷文存八卷附校勘記一卷	清·宋昌悅撰	民國·胡思敬撰校勘記	(豫章) 九一一

序

敬軒孫先生制義數十首予得之故侍讀 吳古餘師而屬辛子
兆岳論定之先生起甌海于三禮功最深官 京師澹于榮進獨
與吾 師友善以名節相砥礪講論著述外間爲制舉文鎔液經
史而出之歲乙巳予初謁選 都門始得見而錄歲諸篋已十年
于茲矣自從仕以來嘗欲合 吳師文先梓之而後及所自作今
吳師文已爲諸同學刻於雲間予獨抱先生遺稿重愧因循因付
辛子擇其尤得三十首其發露過甚與稍順時之作不存也而所
存者皆胎息深醇風格高古先生之品與學並於斯見矣當予最

序

卷一

一

後入 却依 吳師時先生已前歸捐館舍所注三禮既不得見
獨仍見其制義此所爲珍惜而不忍付之銷沉者也是年 吳師
一典晉試遽乞終養歸卒以居太夫子喪盡哀不起其與先生出
處志節尤有相同者予誦先生文盡思 吳師不能已恨當時不
及先請 吳師一言也然讀者固可自得之况有辛子爲之序乎
茲但紀其始得及付梓之由以諗來者
乾隆乙卯孟夏月中泚臨海後學黃河清頓首拜序

序

孫敬軒先生者浙江瑞安人也官中書久晚得探花一第是時金
壇枋 國慕羶者多附之先生爲所取士廼不爲汲汲熱獨與古
餘吳侍讀友善侍讀在編修爲最久絕干謁偕先生以名節相砥
又皆熟於三禮之學彼此商榷益相得甚然侍讀卒受 特達之
知不次超用主試山西慶得人告養歸里門數歲丁外艱以哀毀
致不起而先生冷落都門甫移疾歸遂卒矣初潤川夫子受業於
侍讀之門因侍讀得先生制舉藝 罕宜春緘一帙示喬曰子盍
編次之吾將刻以傳焉喬發讀歎其指事類情能汰麤而留精庶

序

卷一

二

幾古作者並顧頗怪編內苟患失之彼爲善之諸題文奸窮惟變
痛快過甚竊意或有所感於中而大不容已於言者乙之而獨於
有事君人者一節文留示梗槩及得潤川夫子書因熟知先生未
末蓋嚮慕而弗能以已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
立不知言無以知人夫惟大雅君子善領聖人之意而執守之不
衡命而越禮樂因言以知人讀敬軒先生稿者當以是求之潤川
夫子愛其師廼並其師之執友而表章之孟子有言其取友必端
矣殆古餘吳侍讀之謂乎

乾隆乙卯四月一日萬載後學辛炳喬拜手序

孫太史稿前集目錄

論語

吾日三省 一章 哀公問曰 一章

季氏旅於 一章 季文子三 一章

用之則行 互鄉難與 以進

可與立未 二句 入公門鞠 一章

文猶質也 一節 無攻人之惡

公叔文子 一節 則將焉用彼相矣

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子如不言 二句

孫太史稿

卷一

一

目錄

明日子路 一節 吾聞諸夫 能也

中庸

後世有述焉 今夫山一 興焉

孟子

從之者如歸市 北宮黝之 二節

戴盈之曰 一章 人之患在 二句

王者之迹 一章 仕非為貧 一句

無惑乎王 一章 往應之曰

往應之曰 一節 凱風何以不怨

有事若人 一節

補編

求爾何如 一節

孫太史稿

卷一

一

目錄

吾日三省吾身

一章

孫希旦

大賢之省身戒欺而求慊也。夫不忠不信不習皆自欺之害也。日有省而自脩不已密乎。且學亦期於誠身而已。身之不誠知而任焉者少。不知而安焉者多。人祇此一身。乃周旋於倫類師友之間。而是非真妄茫然不自知其何所處焉。其所為旦暮營營者何事也。吾靜念此身無刻不在功過之中。乃潛滋而暗伏者。恒覺疚心之時多於快志。則非他人之所能扶摘矣。此身無事不在缺陷之處。而創鉅而痛深者。尤覺畢生之恨集於片懷。則非俄頃之所可自恕矣。有如以身謀人。貴乎忠而豈無不忠者乎。見謂已悉而利

孫太史稿

卷一

一

論語

害或隔於旁觀事。即為全而義理未衷於至當。此非誤人乃自誤。此為謀之身也。則當省者一。以身交友貴乎信。而豈無不信者乎。黜聲氣之浮而性命未必相喻。任規勸之責而至誠未必相孚。此非薄友乃自薄。此與交之身也。則當省者二。以身傳業貴乎習。而豈無不習者乎。魯鈍而研性道之真。恐精微之致不盡。少年而任重遠之責。慮宏毅之力多虧。此非負傳乃自負。此受傳之身也。則當省者三。蓋不忠不信不習必非深錮不可去之病。而功常患於後時。昨日之所失。今日悔之而已。無及矣。吾人克治之力。即在當境。吾亦以日必有省者。與此身相觀於現在而已矣。抑為忠為信

為習亦必無計過可無憾之候。而念尤患其作輟。今日之所得。明日為之。而又不可知矣。此心出人之介。曾不踰時。吾亦以無日不省者。與此身相關於無窮而已矣。

樸老元評

祇定身字却全題箇箇字。咀出精意。確是子與氏誠意慎獨關頭。吃緊着力處。此之謂切。有並身心之言。當書一通奉為座右銘。後學幸祈喬注。

孫太史稿

卷一

二

論語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 一章

孫希旦

欲民服者正乎其爲君而已。蓋賞慶刑威之謂君。舉錯之際。國民所視爲向背也。可不謹與。且治民而無以服其心。則雖欲行一事而不能。夫民非皆賢人君子也。而其心之不期而同。然者。自非聖明之至。常無以要其常。夫是以治之易而服之難。哀公問服民而子以舉錯之說進。舉錯。君所自爲之事也。其思怨得失。尚未即及於民也。而以爲民之服。不服由之何也。是非之公。人主所與天下共之者也。直枉之實。爲人主者。日接於愛憎毀譽之變。有賢亂不能自見者矣。而民何與焉。直則知直。枉則知枉。權所不屬。則蒙蔽

孫太史稿

卷一

三

論語

之端不至。而其見真直枉之分。爲人主者。學制於親疎遠近之勢。有顛倒不能自主者矣。而民何私焉。直則欲舉。枉則欲錯。中無偏主。則違莫之念不生。而其情正。而有如上已從而舉之也。已從而錯之也。佑賢黜惡。我自行其鑒識之素。非相爲謀。而民已快然於我。后之明明則服矣。揚清激濁。我自審乎臨馭之宜。非相爲賜。而民已曉然於朝廷之公公則服矣。不然。而賢否一淆。乖違立致。或謂民之愚之可以名實眩也。而不知其見之萬無或爽也。或謂民之賤之不聞黜陟事也。而不知其情之刻與相繫也。則斷斷其不服也。此無他。求發好德之性。雖叔季之亂。不能忘而三代直道之

真雖君上之威不能奪是以古之君子爵人與衆共刑人與衆乘不以舉錯爲一人之私而繫其矩於輿情窮理以致知慎德以去蔽不以舉錯爲一日之事而原其道於學問夫然後好民所好惡民所惡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也

說理明透鍊局緊圓後路尤警策 寶東臬師

中有大儒精粹之言爲治道討探本原醇乎醇者也 潘蘭垞
古厚之氣如讀賈董諸公論策洵煌煌大文
黃刻原評不著姓氏且多芟併因就所知者稍爲增補凡山識

孫太史稿

卷一

四

論語

季氏旅於泰山

一章

孫希旦

大夫之僭祭聖人之所欲止也。蓋夫子始終欲救季氏者也。諫正之責。曉喻之詞。其旨嚴。其情惻矣。且聖人之大也。雖在無道之臣。大無禮之事。未嘗不多方挽回之。挽回之不得。而後貶絕加焉。貶絕者。義也。挽回者。仁也。此以見聖人之愛人無已。而常欲免其罪也。季氏大夫而旅泰山。僭端見矣。魯先公之望祀而干之。無君甚矣。周天子之祀典而蔑之。無王甚矣。春秋之法。有將必誅。人臣之職。不義則諍。冉有可弗救乎。夫子能無望乎。救者。於詞也。以季之無知取戾。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救者。迫辭也。以季之猖狂妄

孫太史稿

卷一

五

論語

行尤極。焚援溺之不容緩也。而孰知冉有竟不能哉。不能而匡弼之職。溺矣。求而忍出於此也。子所為慨然長嘆也。不能而冒上之罪。成矣。季氏而竟至於此也。子所為喟然愴懷也。獨念非其鬼而祭之。之謂諂神。苟我據或亦季氏所不恤也。然而聰明正直而壹之謂神。淫祀得福。吾知泰山必不然也。蓋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氣相屬。斯誠能相通。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分雖殊而理無或二。而謂泰山散季氏之祀乎。則豈林放之不如乎。而旅者何為也。夫始之肯求也。明其分。繼之曉季也。破其情。聖人於天下之僭亂。常以爲一身之責。而欲有以止之也。於論語。僭歌。雍見聖人之

義之嚴於救泰山之旅見聖人之仁之至
筆力簡勁元評

孫太史稿

卷一

六

論語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一章

孫希旦

即大夫之過思而論之以立思之節也。夫思過於再必有非所思而思者。子所爲借文子以示人與。且夫人於處事而有思焉。蓋所以用其見之素明而求乎理之至當。然非止乎其節。則是非之既白而利害之見又從而牽之。亦不足以斷天下之事矣。如季文子者。人皆傳爲三思而後行。云夫就忠義者必無返顧之懷。而事圖其萬全。則赴蹈之情必倏決。大計者亦無必完之策。而一求其不誤。則邁往之氣已衰。子聞之曰。文子之思。吾不知其何如。即文子之三思。吾亦不知其何如。而如以用思言。再斯可矣。遇一事

孫太史稿

卷一

七

論語

而以素辨之識照之。而已畧觀其槩矣。猶恐精義之不盡於此也。再爲研究。而由淺以觀其深焉。則亦未衷之可以洞悉者也。遇一事而以靜定之意迎之。而已無迷其途矣。猶有纖悉之未能皆協焉。再爲圖維。而由大以審其細焉。則亦本末之可以兼該者也。心思之疾徐甘苦。有其數焉。極乎其數而心之用盡矣。不可以有進也。進而止而不增其心之所通。必將生其心之所蔽矣。事理之細微曲折。有其域焉。至乎其域而理之分亦盡矣。不可以有過也。過以相與而不能求多於理之中。必將旁軼於理之外矣。使後之所思。竟非於前之所思。而義與利相反於是。而生牽制而爲善必

不力。則何如絕其紛歧。以遂其無所顧之本懷也。即後之所思不

謬於前之所思。而勢與理相因。於是而生異倖而爲善已不誠。則

何如杜其旁出。以全其無所爲之初念也。吁。夫子所以爲學者。立

用思之節也。非論文子也。然即以文子爲人世稱其忠而名義之

際論者。有遺憾焉。則豈非多思之爲累。而君子可以知所斷矣。

曲折勁肆。如顏魯公書法筆力直透紙背。

深識至論。空過碧山學士名篇。

爲善已不誠。何如杜其旁出。舊人俱不曾說。補此一層。足以羽

翼孔思。後學幸焉。喬注。

孫太史稿

卷一

八

論語

一。是論思非論文子人所共解。實能發出三思不如再思妙用之處。見理不透。安能道其佳乎。余文航。

用之則行

孫希旦

以可行者待用妙於行之道也。夫人未有不期乎行者。然局於行者。小必於行者偏。子故獨以妙於行者與顏子言之曰。吾人濟世之事。已與世合。而通與權參焉者也。有所裕於已。而非以其道私已也。有所乘於世。而非以其權予世也。夫是以適足以用權而權不足。以屈道也。夫人未有不期於行者。然期於行。而或以行執焉。則於世既有所繫累。而不能轉人之行。未有不由於用者。然由於用。而或以用累焉。則於已又有所虧疎。而不克全則。庶幾其用之。則行乎行之具。不俟用而裕也。當其蓬華蕭然。而天地民物已有。

孫太史稿

卷一

九

論語

胞然難已之故。一旦加以大任。而堯舜君民。直舉其誦讀詩書者。以取而予之。而不移而具也。則所蓄積者素耳。行之神。不先用而援也。當其草茅伏處。而琴書歌嘯。原自有若將終身之意。一旦與人家國。而雷雨經綸。立本其俯仰屋漏者。而移而用之。而無乎不足也。則其所因應者妙耳。夫殷然於行。而兵農禮樂。或苟以就一日之樹立。亦思世之期我。以行者豈惟是。堯舜小就者乎。以行應用。而兼善即獨善之所推。非以酬君相之知。而以完性分之責焉。爾抑殷然於行。而悲憫焦勞。或反以損窮居之憂樂。亦思我之藉手以行者。豈於是寂寂衡門者乎。以行俟用。而功名爲運會之所。

問非以爲非常之遇。而以爲素位之事。焉爾若夫舍之則不得不藏矣。若而人者。豈易得哉。

方正純實。非於此中有見。不能了亮。若此。所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是者也。爲魚山
舍綿邈於尺素吐。磅渾乎寸心。深人固無淺語。李洛溪

孫太史稿

卷一

十

論語

互鄉難與言

以進

孫希旦

鄉之不善不足為潔者累也夫鄉與人亦還其分而已矣難與言不潔而見者自潔也又何惑焉且自好之士不乏於世自論人者過執夫習俗移人之說懸揣其或然之失於耳目不及之地而反沒其已驗之善於一時晉接之間則雖有皎皎之胸亦無由自白於天下有如夫子見互鄉之童子而門人惑焉是以鄉之難與言而遂疑夫人之難與言也天下有鄉而足以累人者乎有人而必化於鄉者乎鄉足以累人則人亦可累已是斷髮之邦不宜有文學之彥武健之邑不宜有方正之儒也夫不聞以二俗鄙門人而

孫太史稿

卷一

士

論語

欲以互鄉疵童子其蔽一也人必化於鄉則鄉亦必化於國是禮義信教之遺已不宜有澆訛之里詩書弦誦之傍亦不宜有樸鄙之氓也夫不能以闕黨化互鄉而欲以互鄉格童子其蔽二也夫

人亦唯已之自處何如耳而何以其鄉為哉已各稟其清明之德於天而染於俗者其後也淬而厲之在一朝耳已各具一純白之真於性而蒙於習者其外也潛而發之在一念耳夫然而吾有以得童子之為人也夫其見焉即已進矣夫其進焉則已潔矣苟非有本源之純潔何以於父兄子弟所習安之者而獨知吾道之可求此固已心虛靈之體之所為流露也克念可以作聖已得於斯

人證其幾焉苟非有當體之潔齊何以於羣萃州處所象咻之者

而獨謁吾徒而來請此固已身洗濯之功之所為昭著也齊戒可

以事帝正得於斯人驗其誠焉是故互鄉濁童子自清鄉與人而

相屬而不相謀也鄉不進者自醉鄉之進者自醒人與人交相錯

而不相移也夫是之謂各還其分而可與者見焉聖人何容心哉

鄉字人字縮合生情行文亦其瀟灑出塵之致

元評

文如平原一筆書而步伐整齊老手異人處在此虛肯為

運機之文而中頗有精故不至剽而不留自記

孫太史稿

卷一

主

論語

可與立未可與權

孫希旦

學以權爲至。雖能立者未可遽與矣。夫學至於可與權而止矣。未立者固未可與。即立者豈遂可與乎。且學以學爲聖人也。聖人之道在於精義入神以達於天下之變。則權尚焉。然而難言之矣。夫權必由於能立而至者。苟未有矩矱之可循。而遽慕通方有蕩然失其所守者矣。然權又非僅於能立而止者。苟惟是尺寸之是守。而語以變化有茫然不知所從者矣。精微之極。而權妙焉。彼可立者。辨別於是。非之大畧。以爲可無失已耳。不知能權者於此。乃酌量於幾微之際。而執兩用中。天下始以爲義理之止於至善焉。是

孫太史稿

卷一

主

論語

權與立原托於可以然之域。而有至有不至。其度量有微焉者矣。事勢之窮。而權生焉。彼可立者。謹守於倫物之大常。以爲告無罪已耳。不知能權者於此。乃大反乎已成之局。而盡倫立極。後世乃以爲規矩之無以復加焉。是權與立且分處於不相謀之地。而或然或不然。其運用有神焉者矣。蓋由能立者之識。則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故伊尹之放。桐元公之東征。在庸人固未由窺其妙。即賢哲且未免疑其心術。循於已然之迹。而曰變化之在我。固宜其無能爲役耳。由能立者之才。則知至至之而未必知終終之。故唐虞之禪讓。殷周之征誅。姦人托之以遂一己之私。賢哲效

之而亦以生天下之變。斤斤於範圍之內。而曰非常之獨創。固宜其欲從末由耳。安得天下之學者。由可與立以進。可與權。庶幾爲無負於道哉。

見到之言。確然不易。融會諸家謀義。而以灝氣行之。大家中堅實之作也。王仁齋

明辨晰也。純粹精也可以持贈斯文。

征誅非湯武之暴。放桐明阿衡之志。孟子真有功於古聖人然亦即此章權字註脚孔孟心心相印。彼此文一串說出後學幸

炳香注

孫太史稿

卷一

古

論語

入公門 全章

孫希旦

且鄉黨記聖人之朝以爲閭閻而侃侃。蹴踏而與與矣。此方朝事也。而朝之前與朝之後猶未之詳焉。夫夫子在朝之敬。則自入公門始。夫公門未入則疑於私。既入則全乎公。鞠躬如不容心。斂而身隨之焉。避中門懼當尊也。戒履闕。惡不恪也。蓋未至於朝而意已凜凜矣。由是而至治朝。君出視之。畢退適路寢。聽政子亦就治朝左右之位而治事焉。而子之敬猶未已也。則見其有所白於君而人也是躐如矣。色勃如矣。言似不出矣。何也。曰過位也。正朝之位君於是。寧立焉。君已退而不敢忽。則在位時可知也。攝衣矣。鞠

孫太史稿

卷一

五

論語

躬矣。屏氣而不息矣。何也。曰升堂也。正寢之堂。君於是聽政焉。君已近而益加凜。則在堂時又可知也。俄而出矣。顏色怡怡矣。曰降一等而將遠。君氣漸舒也。端拱張翼以趨矣。曰沒階也。堂上接武。堂下布武也。自是而復位。蹴踏如也。有餘敬焉。蓋自入公門至此。入之節三出之節三。而因君遠近以爲敬之節者無不曲盡矣。惜乎子所與君謀議者不傳也。

此節文自荆川以來皆誤以過位爲外朝。以升堂爲治朝。不知過位升堂皆君退朝後事。所過者治朝而所升者路寢之堂也。天子外朝在大門內。諸侯外朝在大門外。聘禮賓至於朝而後

言公迎賓於大門內。賓入門。此經典正文可案據也。聘禮歸饗。饗賓拜於朝。註云。拜謝主君之惠於大門外。疏云。直言拜於朝。無入門之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又賓入境而死。歸介復命。極止於門外。註云。必以極造朝者達其忠。疏云。止於大門外

朝之上。據此數文。則知玉藻疏。秋官朝士疏。謂諸侯外朝在大門內者。皆非矣。此經首言入公門。次言過位。位非外朝可知。治朝無堂。鄭氏註三禮於治朝皆直言路門外耳。蓋堂必連室。爲之路門外。無室安得有堂。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註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可見堂惟大寢有之。樂師

孫太史稿

卷一

六

論語

註言王有車出之事。升降於路寢之階前。若治朝有九等之階。車豈可行。此經言升堂。非治朝可知。匠人內有九宮。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註云。外路門之外。九室若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此經復位即路門外治事處也。對升堂者。路寢中隔路門。故古出若自治朝退就治朝左右。何得言出乎。且攝齊升堂。必非正朝之節。治朝無堂可升。即燕朝亦在庭。不在堂。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夏官太僕職。正燕朝之服位。鄭註皆以爲路寢庭過位。集註謂位在門屏之間。所謂守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則守即是治朝。惟語類中有引三槐九棘者。

偶不審耳。又有於升堂言下拜升成拜以合拜下之說者。尤誤。古者常朝揖而已。惟燕饗勞賜則有拜。拜下疏。惟引燕禮取勝解。爵賓及親。禮賜車服二事以證之。未嘗言朝也。夏官司士。孫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此天子朝禮也。禮器。君朝大夫特揖士旅之。此諸侯朝禮也。安得有下拜升成拜之事乎。以升堂為夫子與君謀議事。說本極巧。及士相見禮疏。非臆斷也。日記。

考據文字難得簡練如此。謀篇有序。體格在嘉隆以前也。蘭堯位即沿朝之位。當鄉堂圖考未出之先。已考核詳明如此。可謂

孫太史稿

卷一

七

論語

鳴鳳孤出且體格正復疎古後學尋炳喬注

文猶質也 一節

孫希旦

且君子於文質之說亦酌其當而已。其不敢輕廢夫文者。正所以善全乎質者也。過而廢之。而文失矣。即質亦未為得此之不可不知也。夫文質之資於世久矣。自先王不能使之有質而無文。而我子能之。則賜以我子為賢於先王。然而必不可者。文所以扶質而達之。亦所以維質而返之也。何則。先王知人心有自然之質。而不可使之鬱而不發也。有道焉以達之。而合情飾貌之功。歸之文焉。羽籥千戚。所以飾喜。軍旅鉞鉞。所以飾怒。此性命之精華。所不得不彰者也。由本而之末之事也。先王知人心有自然之質。而不能

孫太史稿

卷一

太

論語

保其久而不滿也。有道焉以維之。而以故與物之權。役校之文焉。冠裳位著之際。不期敬而敬至。衰麻哭泣之間。不期哀而哀生。此日用之防範。所不得不赴者也。又由末而至本之事也。故文能為功於質。而文不獨輕矣。猶之質也。質不能無藉於文。而質非獨重矣。猶之文也。而如曰去文而存質。則亦何待深言焉。而知其失哉。夫天下之有君子小人。也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也。惟貴也。而車旗服物。以稱其位之崇高。即有凌夷而天下睹其繁縟之儀。猶將望而却曰。彼固儼然人上也。夫是以各戢其心思。而不敢干苟等威之別。不存貴賤且相凌矣。惟賢也。而文物聲明。以象其德之顯

樂即有不和而天下見其美盛之飾。猶得即而思曰。彼必有以取之也。夫是以各安於才分。而不敢越。苟章采之隆。既失賢否。必且相競矣。今試與子論之。虎豹之鞶。與犬羊之鞶。有以異乎。則君子之質。與小人之質。有以異乎。繁文而病乎質。無文而亦病乎質也。以應。助。制。力。又。大。象。妙。境。無文而質。無所緣以自達。其病小。無文而質。並無所緣以自返。其病大也。吾子之論。亦猶輕質之過而已矣。

曲臺精義盡在其中。栩栩乎質有其文矣。

蒼穆渾古之氣粹然一本。於經術元批。擬以震川。非過譽也。

孫太史稿

卷一

十九

論語

無攻人之惡

孫希旦

心無旁及。去惡專矣。夫攻及於人之惡。則己之惡。必有不及攻者矣。是故貴乎無之也。且惡之伏於心也。常據乎心之全。而我弟子以心之半。此常不勝之勢也。善克己者。不以乘間者。予惡則必不以夢遺者。予心絕其實於彼。乃以專其功於此耳。有如惡固當攻矣。顧惡者。私之有力者也。其盤踞於隱曲者。方屹屹乎有未肯退聽之意。而欲盡彼之類。亦必全我之力。苟或作而或輟。必授之隙矣。而攻者。又勢之互競者也。其交戰於寤寐者。方隱隱有相持不下之形。而欲敵彼之堅。則必絕我之瑕。苟一前而一却。適助之焰。

孫太史稿

卷一

二十

論語

矣。如是。無攻人之惡。有必然乎。我非無照惡之識。而移而置之他。所明在人。而暗在己矣。夫昏於所辯。豈必在大乎。一刻之紛馳。我特以爲偶然。而惡已因而狎至。則雖我識之無不明。而即此一刻之蒙。已竭多方之燭照。而不能及也。夫安得不慎爲閑也。我非無除惡之力。而出而爭之人。世易在外。則怯在內矣。夫失其所守。豈必在多乎。一念之浮動。我或不及自爲覺。而惡已若預爲伺。則雖我力之無不勇。而即此一念之隙。已彈平生之克治。而不能彌也。夫安得不密爲防也。且人之精力。易歛而難盈。力萃其全。疊疊者。猶虞不繼。而乃於竭蹶之餘。假繩物以爲忌。有之地。是非樂於攻。

人之惡特利其可以寬已之攻而爲是退托也惡不相尋於無已乎惟絕其兼營雖至勦者可使常盈將探湯有懼且得緣人惡而彌提其內省之神而何有於攻且人之神明易放而難收一有所馳說者必將無已而乃於糾繩之下分餘力以爲自治之謀是原本嘗攻已之惡特不過乘攻人之暇而旁以相及也惡不寬然有餘地乎惟防其馳驚而一收者其偶放則他山攻錯且將緣已惡而旁集大糾虔之力而何暇攻人夫是之謂攻其惡夫是之謂修惡

銳入處極似章大力元評

孫太史稿

卷一

王

論語

爲無字分外出力正是爲上句其字十分鞭緊筆之悍拔不讓江西兩大後學辛炳喬注

公叔文子之臣

一節

孫希旦

臣而大夫爲同升者誌也夫僕之始而臣卒而大夫者與文子同升也故誌之且國家所以少可用之才者非無才也才之可用者往往出於卑賤之中而人不知即或偶見知矣而忌克中之資格復拘之故高材有不遇之嘆朝廷有遺賢之憂其弊皆由此若公叔文子于大夫僕一事足述焉僕者何文子之臣也臣則何以曰大夫僕賢而升之也孰升之文子升之也雖然僕誠賢當未爲文子臣時曷爲無升之者曰僕大夫才也州黨莫之登公卿莫之舉故屈而臣於文子惟僕能竭忠于所事惟文子能不忽乎其下

孫太史稿

卷一

王

論語

乎士固有懷琬琰以就煨燼者僕幸矣僕遇文子所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者矣抑吾聞之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僕懷奇負異不能自奮清途乃屈而與臺隸伍才雖可用其如臣之賤何且自諸侯微大夫侈莫不收羅豪雋布置心腹凡所識拔皆欲爲已盡力文子既賢僕僕不且以臣老乎哉雖然僕大夫才也文子曰屈僕於家而僕不得展其長僕之辱也屈僕於家而君不得資其用尤非國之福也臣雖賤而僕不可抑我誠需僕而公不可忘於是衛之公廷乃儼然有大夫僕升矣文子大夫也僕而大夫則與文子同升矣與者逼辭也同者敵辭也此與文子位之逼勢之敵者